

马来西亚地理

(二) 9-12 章

新平社

PDG

第九章 历史发展

馬來半島的地理位置對於它的歷史發展起過很大的積極作用，這種作用從遠古時代就已開始，以後隨着人類經濟活動的進展而更增加其重要性。

第一節 遠古時代的馬來半島

馬來亞現在雖然還有74%的土地面積復被着濃密的热帶叢林，但遠在幾十萬年之前却早已有了人類在這兒勞動和居住。

舊石器時代 在哥打淡班(Kota Tampan)附近，霹靂河兩岸的礫石層中，發現過許多大而粗糙的、具有舊石器時代型態的石器。

這些石器的制作者們用它們劈東西，一部份礫石層上面覆有火山灰，火山灰被認為由蘇門答臘吹來，當日的噴火口就是今天的多峇(Toba)湖。火山爆發的時期不會早於更新世。

依叻(Grik)勞勿(Raub)等地也有同樣的石器。這些石器就代表馬來亞的舊石器時代文化。

中石器時代 在半島的中部和北部的石灰岩洞穴中發現許多石器碎片。其中只有極少數的在一端粗粗磨光，它們和人骨、獸骨在一起，獸骨有牛、羊、鹿、豬、猴、馬來熊、及各種啮齒類，它們所屬的種現今仍然生存在世界上，表示它們是現代的生物。這些石器代表另一種文化從前稱為洞穴文化。因為在越南黑河畔大量發現本文化的遺跡，故有以當地地名而命名為“和平文化”(Hoabinhian)或北山(Bacson)文化，或者北山—和平文化的⁽⁴⁾在馬來亞這是特別發達的中石器時代的文化。

中石器時代的文化遺跡幾乎都是在石灰岩的峭壁下面，洞穴里，或岩石蔭蔽場所。這些洞穴和蔭蔽所面積大，可以住人、位置高能避

免洪水淹沒。人們喜歡陽光，所以住在洞口或岩石遮蔽地。另外還有吃剩的食物遺跡在威斯利有著名的介壳堆瓜麻都(Tua Madu)的一個文化層中，上部份有許多脊椎動物特別是哺乳類的骨骼，介壳很少；但一米以下，骨骸則很少，而介壳頗為豐富。說明最初的居民主要以採集為生，打獵不多，但後來演變成、或者是新來了狩獵的人們。

這些山洞居民屬於澳大利亞——美拉尼西亞(Austro-melanesoid)人種。他們是從亞洲大陸遷往伊里安及澳洲去的途中經過馬來半島的。

从中石器时代起，由亚洲大陆向东南亚曾发生过几次人类迁徙的浪潮，它們都是往南流动的。

上述的中石器时代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的南迁，依時間先后約有以下三次：

- (1) 古澳大利亚人 (*Australoid*) 及古吠陀 (*Veddoid*)
古澳大利亚人还有后裔居住在馬來亞：就是今天的少数民族沙盖人 (*Sakai*) 古吠陀人已与原古馬來人混合了。
- (2) 小黑人 (*Negrito*) 留在馬來亞的后裔是靈安人 (*Semang*)
- (3) 古美拉尼西亚人 (*Melanesoid*) 停留于东南亚的时间不长。华中与中印半島上曾发现过他們的头盖骨。

这几次迁徙的人群，他們停留在馬來半島的时期，大概在公元前 8,000—3,000 年之間。

新石器时代 馬來亞的新石器遺跡是式样很完美的、磨光的石斧、石鏟等物，常具有四边形的断面，但其大小、形状和工作面的样式却很有差異。和这些石器在一起的还有許多陶器，也有繩紋，形式互不相同，但裝飾朴素，表示做瓦和燒窯的技术还不太发达。山洞和岩石蔽蔽場有人类墓葬。

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們从事耕作，这是他們与中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为生的很大不同处。他們大概种植芋类 (*Dioscorea* 属)，或許也种稻。能制造木工，建筑房屋，造船船在聚落边的河流上行駛，人們大多住在河流的源头，从河边取泥，携入山洞中制作陶罐，也同样喜欢住岩洞。馬來亞唯一在岩洞之外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是位于淡比岭河畔的尼昂 (*Nyong*)。当然馬來亞的地理环境对于保存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有其不利的作用，如植物生长迅速而密茂，磚紅壤分解，河

边村落易遭冲失等等，所以田野中的村落遗址不易发现。

因为四边形断面石斧的分佈区域与马来—玻利尼西亚語的分佈范围大致吻合，有人认为马来亚新石器人类属于澳亚人种 (*Austro-Asiatic*) 也有人称为“印度尼西亚人种” (*Indonesian*)，他们是今天马来西亚基本居民马来族的先祖，也可能是玻利尼西亚人的祖辈。他们是从亚洲大陆向南迁徙的第四次洪流，迁徙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2,500—1,500 年間。

印度尼西亚人种可分成两部份：

(1) 原古马来人 (*Proto-Malay*) 有蒙古种的血液，可能是最先形成东南亚基本的民族。马来亚的雅賈人就是他的子遗。

(2) 次马来人 (*Dentro-Malay*) 是“真正”的马来人，也就是现在分佈于马来亚以及印尼各地的马来人的先辈。

关于这一次的人种迁徙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解释，说他们共分两支、先后从华南出发：先一支经台湾—菲律宾群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其后另一支则沿华南沿海—中印半岛沿岸而南下。马来亚境内的马来人原来是由南面上来的^①。

当然，上述这些古代的人群，后来都经过了或多或少的复杂的通婚。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迁徙、浪潮停留于马来半岛的时间相当长久，因而使石器和陶罐的制作式样能发展很多变化，比附近其他国家的新石器文化更较发达。

马来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至少延續到公元前 4—3 世紀。

註 ①斯·伊·布魯克 印度支那半島各国的民族成分和人口分布

有人推定，馬來亞的新石器文化約和我国新石器后期的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相当，或者時間稍后。^②

第二节 馬來半島的古代国家

国际交通促进开发 我国长江以南的許多地方，曾发现过許多銅鼓，它們大都是汉代的遺物，这些銅鼓一直分布到东南亚，在东南亚称为东山(Dong-Son)文化，代表东南亚的青銅时代。东山文化的特征是出土很多来自地中海的石制或玻璃制的珠子。因为印度与地中海的地区貿易活动起源很早^①，而亚力山大(Alexander)东征(元前334—323年)之役以及后来亚力山大的部将托勒米(Ptolemy)在埃及的舰队巡行于爱琴海和印度洋，又促进了东西方海上的貿易。公元前205—170年，希腊化的大夏国占据了印度的山格拉(Sangala)，当时中亚一带有很多希腊化的小国，中亚通商的要道从这里經過，再后到公元前63年，又有安息帝国兴起，它的国境东連中国，西接羅馬，沟通着东西的交通。馬來半島在这段时期內无论从陆路(希腊的珠子經過云南而南下)或海上都接受了来自希腊与羅馬的文化。

公元前2世紀，中国使节到黃支(印度)去，也购买过“璧琉璃”。他的行程环繞馬來半島，經過柔佛西海岸的皮宗(P. Pisang)島。

住在亚利山大港的另一位希腊人托勒密(Ptolemy)根据从商人和水手們采訪的記錄，在其著作“世界地理及地图集”(150年

註 ② M. W. F. Tweedie *The Stone Age in Malaya*

① 潘尼迦 印度簡史

左右)中称馬來半島为“黄金半島”(Aurea Chersonesus)。馬來亞“金矿带”(見第2章)的位置与武弄山脈相吻合,縱貫于半島的中軸部位,南端直到奧斐山麓。朥坡河流經奧斐山的东南側入馬六甲海峡,人們从朥坡河溯流而上,可以由两处地方順利进入彭亨河流域,即东边从巴隆河到比勒河,西边从馬口(Bahau)附近轉入色丁(Serting)河谷,而彭亨河的中上游是深入金矿带各地段的通道。这里被称为黄金半島,表示当时有采金事业在进行,同时也有人在此搜罗黄金。托勒密的地图在馬來半島上还繪有几条河流及港口,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北方港口达哥拉(Takola)和南端的港口薩巴拉(Sabara)与巴南大(Palanda)。

3世紀訪問东南亚的中国使节、朱应、康泰等人的著作中都敘述到頓遜国,梁书关于頓遜的記載如下:

“頓遜国在海嶠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国往返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余里,漲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逕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貨,无所不有……。”^①

这段文字很适合馬來半島的情况。城市距离海边有一段距离是因为河口有沼澤,妨碍聚落的发展。当时的貿易范围东边到中印半島或华南,西边連系羅馬帝国及西南亚洲。因为馬來半島伸到亚洲大陆的最南端,离大陆本部过远,从中国及印度来的船只都由于海程太长,南海和印度洋的季风风向不同,而把这里当作轉口及中繼的航站。近20年在新加坡东北方柔佛河口內地約30公里处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

註 ①

附近发掘出許多上述的希腊、羅馬的燒珠，中国汉代及以后的陶瓷器等等物品，遺址表明曾經是个重要的城市。这里可能与頓遜的城市或蘇巴拉以及巴南大有关系。柔佛河口有紅树林，它們的造陆作用使海岸向外伸展，文物出土的地址因而比較深入內地。

霹靂的仕林 (Slim) 等地有一些石板墓，与石墓在一起的除珠子外还有粗陶器、青銅器皿及鉄器出現，这代表所謂“巨石文化” (Megalithic)。有人認為馬來亞的巨石文化及其末期出現的鉄器是从印度傳入的^②，而銅器 (銅鼓) 則是中國傳入的，因而由外地傳入金屬器而提早結束石器时代。

北馬的发展 公元初年，印度人到了馬來亞西海岸北端的吉打，他們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在吉打南部建立一个貿易居留地。当时印度人从这里登陸，橫貫馬來亞北部与泰国毗鄰的地区到达东岸六坤 (Ligor)，再北上中印半島。因为北馬的西海岸是从印度东海岸来的船只的最近登陸地点，吉打的美包 (Mekong) 河口可以寄泊，吉打峰是海員的自然响導。从吉打到泰国的宋卡和六坤去，地形无阻碍，有南北向的河谷可通 (現在有鉄路穿过)。吉打平原适宜种稻，能供应印度入境移民的粮食。

此时北馬已經产生了一个文化相当发达的国家狼牙修，她的領土范围相当广，从东到西要走30天，从南到北得走20天 (当然还有原始林的阻碍)，出产热带香料，人民穿吉貝布做的紗籠，封建貴族还有金、宝裝飾品。用磚块建筑城池，設重門、樓閣，国王乘象出巡，王室与印度通婚。

② R. O. Winstedt *A History of Malaya* pp. 12-17.

狼牙修可能与达哥拉有連系。整个克拉地峽、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北大年等地大概都属于她的范围。狼牙修的同名異譯曾經不断地出現在中国的許多古文献中，一直延續到16世紀。在印度11世紀的梵文碑銘中也記載她。吉打与霹靂境內現在还有以狼牙修(*Langkasuka*)命名的聚落和河流，馬來亞人民認為狼牙修时代是他們国家历史的光輝一頁，1958年联合邦独立的前夕曾有人建議独立后以狼牙修为国名。

在半島东部，与狼牙修同时代或稍后兴起的、也与狼牙修接壤或邻近的，还有盘盘、丹丹、赤土等国，她們的范围可能包括吉兰丹、丁加奴和彭亨，也可能与狼牙修有犬牙交錯的形势，在某些地区到达半島西部，同时还可以向北延伸包括今天泰国南部馬來人的分佈地区。由于热带丛林的密佈，半島北部的山势較高，山体較大，当时人民的生产力有限，人口稀疏，她們不可能有明确的疆界（所以赤土国王不知道自己的領土有多大）。

盘盘人民瀕水而居，在海濱构筑高脚架的水屋，使用石制的矢鏃，从事漁獵生活，同时也能釀制詹糖。

丹丹比盘盘大些，有两万余戶口，設行政区，开采金矿，生产稻米和蔬菜，飼养牲畜与家禽，国王有車輻和乘象。

赤土的生产事业更較发达，人民利用良好的气候条件，勤于耕作，除稻米外还有豆类杂粮及麻类纖維作物，用甘蔗、紫瓜根和椰浆制酒，貴族生活豪华，工艺、建筑与航海技术都有一定的成就。隋書記載“所都土色多赤，因此为号”，在威斯利北部发掘出4世紀或者以前的石刻，也說到当地的国名梵文为罗旦帝迦(*Raktamrttika*)，馬來亞現在还有一些地名馬來語称为丹那美拉(*Tanah Merah*)

(如在吉打的哥打士打、吉兰丹的巴詩馬士等县境内，后者华人称为致和港)，它们都是赤土的意思，这种地名反映热带地区的磚紅壤或紅壤化土壤的颜色。赤土国的疆域据隋书声称有“数千里”。

当时还有一个哥罗国，又名哥罗富沙罗，共分“二十四州”，以石决构筑城墙、楼阙，牲畜有牛少馬。

由于材料不足，目前还不能对当时马来亚的社会发展史作比较详细的探讨。

按印度人从公元一世紀进入吉打之后，印度文化便在上述国家中发生深刻的影响。此后数百年間，北馬的国家繼續发展，印度的移民和商人也不断到来。再由于中国及阿拉伯海上航运的兴起，促使吉打港口逐渐发达。从9世紀起，阿拉伯人也有了关于馬來西亞地区的記載。此时中国海船的續航力較前进步，其航綫由馬來半島的南端延伸到西北海岸，即由南海进入馬六甲海峽而到达印度洋的边緣，在季风支配航行的条件下，阿拉伯人的海船在吉打港与中国海船連系以吉打为轉运的港口。吉打港除以錫与竹子的出口而著名外，还为沉香、樟脑、楠檀、象牙、烏木、苏木等貴重貨物的集散地。由于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相当富强，这里就是哥罗国的所在。

半島南部与中部的发展 在7世紀或者更早一些，东南亚出現一个强大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帝国，狼牙修、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彭亨等地后来都入于她的版图。室利佛逝占有馬六甲海峽与巽他海峽兩側的土地，控制阿拉伯、印度、对东方貿易的孔道。这种优越的地位曾遭受印度南岸的注釐(*Chola*)所竞争和攻击(1025年)，室利佛逝在馬來半島的領土一度被注釐占領。

在11-12世紀間苏門答臘的占卑(*Jambi*)出現一个馬來

王国米南加保(*Minangkabau*)，占卑在7世紀时称为“馬來由”(*Malayu*)，这就是馬來亞名称的矯矢，当时中国人称她为“末罗城”。

米南加保又是馬來民族的一个支系的名称，这一部份人曾先后移入馬來亞：早在13世紀进入新加坡島，后来又在葡萄牙殖民时进入森美兰。

米南加保人称新加坡为“獅子城”，梵文讀作“新加坡拉”⁽¹⁾(*Singapura*)或譯信訶补罗)。另外又称 *Temasik*，当时我国文献按后者音譯为单(談)馬錫。

12 - 13世紀，馬來半島的中部及南部各地逐渐开发，中国文献中出現了佛囉安、日罗亭、单馬令、加罗希等等地名，她們和北馬各国一样，都和中国进行貿易。正如从前的吉打是由印度人的貿易活动而兴起，此时的单馬錫則因为中国人在东南亚进行海上貿易而繁荣，它拥有来自中国、暹罗、占婆、柬埔寨以及印度各地的船只，貨物充斥，人口众多，中国人和当地居民和好地住在一起。单馬錫古城寬約1公里，深入內陆1.5公里，背山面海，即在今天新加坡內港后面的市区範圍內。遺址中曾发现有中国宋代的錢币和瓷器，据清代中国人的著作說，島上还有刻着宋、梁年号的华人墓碑。

1294年，爪哇的滿者伯夷(*Majapahit*)帝国成立，她和室利佛逝爭奪海上貿易与控制权，时常发生战争，商船在新加坡海峽中航行很受威胁。滿者伯夷帝国最后几乎占有馬來亞的全部土地和沿海島嶼，但新加坡拉不幸在1360 - 1365年間被滿者伯夷毁灭成一片廢墟，在其后的四百年漫长岁月中島上还没有什么人烟。

新加坡拉的統治者拜里迷苏拉(*Parameswara*)向外逃亡，

① 最近新加坡有人主張，自治后仍恢复原来名称“新加坡拉”，不用英文名称“新加坡”(*Singapore*)。

最后定居馬六甲，于1400年建立滿刺加王朝。選擇这个地区建国的理由是一方面可以躲避暹罗的势力，另方面則希望效法吉打港口的貿易。当时馬六甲不过是一个荒涼的漁村，人口仅有二、三十名。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明朝政府宣佈恢复对海外的航运，1403年訪問东南亚各国的中国使节到达馬六甲，两国从此取得了密切的連系，中国的海上貿易活动得到滿刺加的支持，以馬六甲作轉运港，因而能順利进行；滿刺加方面則由于中国的支持及經濟連系，港口日益繁荣，最后成为东南亚的最大港埠，（城市长达0.5公里。在15世紀中叶馬六甲城市人口就有了4万名，“拥有世界各地的民族成份”。馬六甲拥有来自海外各地的商人和四桅大船，中国船只载来蔗糖、生絲、瓷器、花緞、綢綉、麝香、大黃、硝石、鉄器、銀子、珍珠、宝石、扇子、玩具等售价高昂的貨物，运回胡椒、香料、珊瑚、水銀、雅片、药材和各色布匹。爪哇人带来短劍、枪茅及大量食品如米谷、牛、羊、酒、家禽和菜蔬，这些食物在馬六甲需要量大，本地生产甚少。馬六甲对印度布匹、中国瓷器及鉄刀、东南亚香料进行轉口，輸往南海与孟加拉灣沿岸各地，最后則远达欧洲的市場。

第三节 西方殖民者的占領

殖民地的初期，一葡荷望新貿易，海上搶掠 15世紀末，西欧国家开始了資本的原始积累，新兴的資產階級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貨币成为交换的普遍手段，大大刺激了对于貨币与黄金的需要。同时由于旧日的欧亚通商大道在君士坦丁堡及紅海等地被阻，西欧便产生了开辟新航綫到东方来的想法。而造船技术的进步，罗盘針和輕快帆船的出現，地理科学与軍事艺术的发达給远程探險創造了良好的条件。东方富饒的財富变成西方冒險家的最大誘惑，而香料—胡椒、豆

冠、丁香等尤其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香料自古以来就是很被重視的貿易商品，而这时香料在欧洲更有了大量的消費，因为当时还未发现燕菁可以做冬飼料，每到秋季便有大批牲畜由于食料不足而宰杀，同时用香料保藏肉类，否則肉类就告腐敗而損失巨大，这种方法曾实行过好几个世紀，所以有葡萄牙、荷兰、英国等都来东南亚角逐，企图壟斷香料的貿易。

1488年葡萄牙人繞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Cape of Hope*)，1498年登陸印度的加尔各答。1509年8月1日薛魁罗(*Drogo Lopez de Sequeira*)率艦进入馬六甲港面覲伺，被馬來人民击退，丢掉了两只船和20名士兵。

封建的滿刺加王国毕竟敌不过新兴的資本主义的西方海盜，1511年8月8日馬六甲在人民英勇抵抗之后終于被亚伯奎(*d'Albuquerque*)的艦队所攻陷。葡人占領馬六甲之后不久，又找到了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島，从而实现了独占对欧洲的香料貿易的野心。在占領后的短暫時間內，馬來六甲的貿易繼續活跃，此时除傳統的东方貨物外，新添了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罪恶交易——奴隶。进出口的商品一部份在当地供占領者消費，一部份轉口到东南亚各地，但大部份价值高貴的則被殖民者所束括运往欧洲。

这时还是西欧殖民主义者的初期阶段，他們的主要意图是掠夺性的貿易，葡萄牙人沒有力量向內地扩展，占了馬六甲城郊的大片土地任其荒蕪，对过往商船征收重稅，稅率可以达到20%，同时还更压价强购貨物，索取賄賂，官吏們进行走私，鉴于錫矿的收益大，乃在霹靂河上設立关卡。由于葡人的貪婪，外国商船不敢到馬六甲来，而轉往柔佛、日里(*Deji*)、霹靂、亚齐、万丹(*Banten*)、北大

年、占卑、英得其利(*Indragiri*)等地。明史載稱：“滿刺加……俗淳厚，市道頗平，自為佛郎机(指葡人)所破，其風頓殊，商舶稀至，多直詣蘇門答臘，然必取道其國，牽被邀劫，海路几斷。”①

滿刺加的流亡蘇丹及其後裔相繼逃到彭亨、柔佛及廖內群島，最後建立柔佛王國，馬來人民繼續反擊占領者，他們把貨物運到柔佛去，外島各地的馬來人也時常攻擊馬六甲海峽中的葡船，切斷外地對馬六甲港的食糧供應，因之大大削弱了馬六甲的經濟活動。

當時荷蘭人是東南亞物產在歐洲市場上的主要批發者，他們不甘心受葡萄牙人的壟斷，兩國之間發生了激烈的鬥爭。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公司的最初目的有2個：(1)從海上破壞及奪取葡人的貿易，(2)占領馬六甲。從1603年起荷蘭便大肆搶劫葡船，到了1635年葡萄牙人的全部船隻都被攔截，馬六甲的貿易因此完全被破壞。1640年6月，荷蘭開始攻擊馬六甲，8月登陸，次年1月占領。戰爭開始時馬六甲城市人口還有2萬人，經過戰爭中的逃亡與死傷，這荷人占領時僅剩3千人。

荷人的貪婪與掠奪並不亞於葡人，他們同樣地橫征暴斂，壟斷貿易，同時逐步向內地侵略，也搜羅到不少的錫礦。

在荷蘭占領時代，馬六甲是總督治下的一個省，東印度公司的根據地在爪哇的巴達維亞(雅加達)，荷蘭在東南亞的“經營”著重在印尼方面。荷人占領25年之後，馬六甲城市人口祇有4884人，而其中奴隸即有1607名。

在馬六甲逐漸衰退期中，柔佛王國則在慢慢地發展，她的領地包括彭亨、柔佛、新加坡、廖內以及蘇門答臘的一部份，她掌握有大量胡椒，同時也繼承了馬六甲港的貿易，祇是規模不及前者的大。

殖民時代的下半期，英國從西海岸開始領土的兼併與投資開發

註 ① 明史卷325滿刺加得

英帝国最早发展起来的是纺织工业，英国寻找纺织品市场也是对葡萄牙在东方贸易的重要竞争因素之一。与葡人占领麻六甲的同时英国船只也到了地中海东岸，运来粗毛布而带回丝绸、酒类、油脂、棉花和香料。1588年1月，英国人第一次踏上马来亚的土地，调查了麻六甲的商业情况。1592年6月英国船只抵达檳榔嶼，这次航行，他们决心要插手东方香料的贸易，打破葡人的壟断。英船在檳榔嶼附近劫葡船三艘，获得香料一千多吨。

英国发现檳榔嶼的地位适宜，可以建立基地隐伺葡船，可以殖民拓地，1600年除夕组成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派出舰队东来，先和亚齐、万丹及摩鹿加群岛等地苏丹连系，骗取通商权。

1619年英、荷两个东印度公司发生战争，英国失败，暂时被逐出东南亚。

1654年克倫威尔(Cromwell)征服荷兰之后，英国人又试图发展马来半岛的贸易，他们到吉打来售卖布匹与铁器，而运出锡矿、胡椒、木材，象牙与黄金。以后曾活动到麻六甲与柔佛等地。

殆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日益增大，在中国与印度航线之间需要有一个良港，同时也需要把贸易推进到印尼群岛。1782年英国对法国、荷兰发生战争，需要在孟加拉湾找一个港口以便修理军舰，英国人赖德(Francis Light)于1783年用欺詐的办法从吉打苏丹手中租得了檳榔嶼，次年8月11日正式占领，更名为威尔斯太子岛。1800年英国人又占得对岸的威士利，从而可以完全控制檳城的港口，又获得了粮食的供应。此时英国已经打败了法国，掌握了几乎全部印度，有了向远东进一步侵略的力量。1805年檳榔嶼直属于印度总督，同孟加拉、馬德拉斯、孟买等省的行政地位相同。

賴德辟檳榔嶼為自由港，使荷蘭人對於香料、布匹、錫塊等的壟斷被打破。一個居民很少的荒島，便迅速住上了英國人、歐亞混血人、亞美尼亞人（*Armenians*）中國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馬來人、威吉斯人（*Bugis*）、爪哇人、緬甸人和暹羅人，在建港的头三年中，人口增長到1萬，在此三年間的貿易總值為853、592元（西班牙幣），以後的五年又增加了一倍。到1800年為止，稅收主要來自鴉片、酒與賭博，每年“種稅銀十餘萬兩”^①

英國人雖然想把檳榔嶼建成香料基地，曾經開辟起農場，種植胡椒也獲致過優厚的利潤。但英國殖民者私人佔領了最好的土地而不耕種，東印度公司的機構擁腫，腐敗無能，以後雖然又陸續種植過一些作物，但時間皆不長久。

馬六甲在1795年英國對法國、荷蘭的戰爭期間，曾在荷蘭人不抵抗的情況下，被英國人佔領。當時馬六甲已經受到檳榔嶼競爭的影響，人口不及檳榔嶼的多。（1818年英國把馬六甲歸還荷蘭）。

檳榔嶼的位置在馬六甲海峽的北端，這裡距離印尼以及中國究竟遠了一些，東南亞商船來的不多（馬六甲海峽時常有搶劫），不能和荷蘭人所盤居的爪哇與蘇門答臘的一些重要港埠競爭。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僱員萊佛士（*Stanford Raffles*）於1819年1月28日登陸新加坡，他充分認識到該地位置的重要，說新加坡對於英國比一個大陸還有價值些，新加坡之在東方猶如馬爾地（*Malta*）之在西方。萊佛士使用挑撥離間利誘威脅等等手段，以租借為名搜取了新加坡。由於英國在檳榔嶼、新加坡的發展，荷蘭的壟斷地位被削弱了。1824

① ——海峽

年英国与荷兰签订条约，英国以苏門答臘島的本古侖（Ben）与荷兰交换得馬六甲，两国大致划定了对馬來西亞侵略的势力范围：荷兰退往印尼諸島，英国掌握馬來半島（包括新加坡）。

萊佛士抱着两个目的把新加坡辟为自由港：(1)替东印度公司建立通往广州的自由航線，(2)加强对荷兰的競爭。

当时新加坡島一片荒涼，只有几座漁村，附近还有海盜出沒。英国占領后极力搜罗东方的劳动力与財貨来发展港口，在占領（1819年2月6日）的第一年，仅亚洲人船舶的进出口貿易总值就有400万西班牙币。1825年，馬六甲的貿易額剛突破30万鎊，檳榔嶼也仅超过100万鎊，而新加坡則有261万余鎊，为前两者之和的两倍。

1837年，檳榔嶼，馬六甲与新加坡合組成海峽殖民地，隶属于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30年后脱离印度而为英国直屬殖民地。

1840年鴉片战争英国打破了对中国貿易的大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大大縮短了欧亚航線，使馬六甲海峽成为东西航線的必經通道；这些条件都促进了新加坡在世界交通与貿易上的重要地位。

在新加坡被占領后約60年間，英国在馬來亞的地位还很孤立，仅在西海岸盘据着三个地点——海峽殖民地。

从16世紀初到19世紀中时，西方殖民势力局限于馬來亞西海岸地带，半島內地的广大面积仍然为馬來人民所控制，他們在政治上有时受暹羅及爪哇方面的影响，但不是完全受他們的控制。各州由苏丹統治，人民主要从事农业和漁撈，中国人民来采矿、貿易，他們彼此之間关系融洽。（各地經濟活动情况可參閱第十一章）